

小楠落榜了,清月厚着脸皮去求人



黄梵著
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陈小楠父亲病逝,母亲清月独力支撑着贫寒之家。母性及挣脱底层的愿望,使她为改变儿子未来的命运而苦苦挣扎,这个屈辱的过程,牵引出一段隐秘、久远而浪漫的往日故事……而清月唯一愿望所寄的儿子,却在青春的躁动中不能自拔,反抗,叛逆,毫无良心地消耗着青春,消耗着清月的母爱。

上期回顾

大学教师颜玉想找个保姆,她在很多人中挑了清月,试用一周。清月卖力地干,希望能留下来,然而最后一天,她不小心烧了电饭锅。思索再三,颜玉还是决定留用清月。小楠的同学马林,调皮得已经没人能管住了,最近,他轰轰烈烈谈起了恋爱。

烦恼人生

小楠和母亲破了脸

小楠成天都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,日子过得糊里糊涂。每次考试前回头想一想,脑子里什么也没有。就算以前考过三十分,脑子里连块像样的疤也没有留下。上课时他只想在自己的指甲上多流连一会,他咬指甲是咬出了名的,指甲被他咬得就像一扇扇破烂的篱门。为了掩饰指甲的丑陋,他成天把手揣在口袋里。教室里同学的目光更加恼人,他写起字来就把脑袋当屏风,几乎严丝合缝地盖在指甲上。清月无数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过,还是没能叫他改掉这个毛病。

高考前清月的想法变得重要起来,小楠的态度再逍遥也不得不为分科烦恼。他拿不定选文科还是选理工科,他像进店挑衣服,不知该挑哪件为好。星月之夜,清月带着他在住处附近散步,每转悠一圈,小楠对理工科的向往就加深一步。“就这么定了!”清月努力擦上儿子的大步子,把理工科的出路描绘得令他出神忘倦。

高考对他来说,简直就是命运的恶毒相报。他和母亲第一次破了脸。得知高考成绩的那天傍晚,饭桌上空空如也。清月也不再为自己说话争分夺秒了。小楠第一次感到母亲的脸上没了慈祥之色。“你的好日子到头啦,你继续玩吧!”清月陡起的嗓音把他吓一跳,他往衣领里面缩了缩脖子,便愤然辩道:“我就这个智力,还不是你遗传的,你也不见上过大学吗?”这话把她的身子惊得硬僵僵的,他们尴尬地对峙了一小会,便各自溜进了自己的房间。

清月到表哥家去讨主意

第二天,儿子突如其来的乖巧令清月惊讶,他像闯了大祸似的毕恭毕敬等着她发落。无论她说什么,他都一字一句点着脑袋:“妈,我知道了,快走吧,不然要迟到了。”于是在儿子用手帮她整理衣领时,她又开心地笑了,心想真是应了“闯了大祸才成人”那句多话。炎炎烈日下,清月的车把把柏油路碾得沙沙响,为稳当起见她的目光更加恼人,他写起字来就把脑袋当屏风,几乎严丝合缝地盖在指甲上。清月无数次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哀求过,还是没能叫他改掉这个毛病。

表哥心里正装着醇美甘冽的寄托,女儿在荷兰就要拿到博士学位,他被钱压得喘不过气的日子即将过去。清月冷不丁地出现,令他的神情骤然严肃,他担心清月无视他的处境跑来借钱。清月盼儿子上大学的打算,也没能让他真正解脱。清月不肯就这么叫儿子输给命运,无论怎么劝说,清月都否定了叫小楠上电大这条路。没过半小时,表哥也被清月的决心打动了。等到他娓娓道出民办高校这条路,清月的决心愈发坚定了。

“但你哪来那么多钱呢?”
“要多少?”
“毕业有出路的学校起码要八万。”

“这么多啊?”她的声音戛然而止,钱是她唯一担心的事。

最后,她勉强站起身来,以一种奇怪的脚步声下了楼。中午与儿子吃饭时,她静如一块光秃的岩石,叫八万元那又大又重的数字,默默压在她的心上。吃完饭,她又继续坐了一个时辰。小楠吓得第一次显得卑躬屈膝,战战兢兢用手去摸母

亲的额头。“妈,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?”清月的回答相当迟缓,她越说没事,小楠越是担心地凝视着她。这种令小楠不安的气氛,在家里持续了一整天。星期天,清月去颜玉家干活,思绪依旧在心头翻滚。她戴着长胶手套洗碗时,终于向颜玉吐露了内心的困扰。

“做这种事可不能盲人摸象,花了大钱就要确保将来有好工作,你要不能凑够学费,我来帮你想办法。”颜玉的话叫清月的心从云层里钻了出来。来的时候,她的步履还十分踌躇,现在被这句不足为奇的话给搀扶得稳健多了。干完活她没有向自己的家走去。在漏洒着阳光的梧桐树下,她给父亲打了电话。无需申明来意,只说了想叫小楠上民办高校的决心,父亲就蓦地蹦出一句话来:“我这里还有两万积蓄,你都拿去吧。”父亲的所作所为简直令她惭愧,她对着话筒一时变得张口结舌。

父亲把钱给她以后,表情显得格外轻松。他摸出一根香烟用鼻子蹭了蹭,顷刻间文思涌动,给想象中乐善好施的侄女家,用羊毛笔写了一封语气恳切的信。清月被父亲的主意鼓动起来,感激的泪珠一串串要往外涌。借款信最后被装进一只写好侄女和侄女婿名字的信封里,交到清月手上。他的嗓音像他的善心一样具有魅力,清月感到了他亲切的用心。

“我先打电话说好你去玩,到了那边你再谈借钱的事。”在他吐出的蓝幽幽的烟雾中,他又从心里掏出一句话:“对了,你们那片房子能在九月前拆迁吗?”清月受惊似的想了想,马上摇了摇头:“鬼

知道啊,估计够呛。”他拿纸巾温柔地给她揩了揩汗,又安慰她:“没事,就是不拆迁,我们也对付得了。”

他从烟雾里钻出头来。“如果她肯帮忙,学费就不成问题了。”父亲把这话在门脸说了三遍,他催促清月趁民办高校招生尚未开始,赶快去一趟他侄女家。在表面轻松的言辞下,他隐藏了心里刚开始激烈斗争。他一向往来的都是妻子家的亲戚,别看过年给孩子压岁钱时那些亲戚大大咧咧,叫钱有一泻而下的畅快感,真要借钱给穷亲戚,马上就上不吭声,或絮絮叨叨开始念悲苦经。说起来重要得不得了的关系,从此就疏远了。清月父亲不得不放弃向妻子的亲戚借钱的打算,毕竟妻子的晚年还需要这轮似是而非的太阳来照耀呢。

小楠上大学的事有着落了

小楠像一只受惊的小鸟,终于看见母亲兴高采烈地回来了。母亲对他只是笑,像喝醉了酒似的,吩咐他后天带上换洗的衣服,去公公婆婆家住些日子,她要撇下他一人出门去办大事。“是去亲戚家吗?”现在母亲任何细微的变化都叫小楠心里一阵紧张。这两天考得好的同学显得格外有生气,与人打招呼的神情都变得咄咄逼人。他怕母亲对自己灰心透了,撇下他一走了之。

“反正是一些大人的事儿,你就别问啦。”

晚上,她带着被激活的满脑子想法,又去了颜玉家。颜玉是一个不甘人后的大学女教授,她的日程表用磁片贴在

冰箱门上,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安排。清月这时心里才有了底气,来问颜玉,儿子该上哪所民办大学?眼见清月上午心里的一点星火,这会燃成了熊熊大火,颜玉便用坦率的口气承诺:“只要你付得起学费,小楠上学的事我包了。”她说有钱人都把成绩不好的孩子往民办邮电大学送,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工作都格外好找。

清月感激得几乎闭上眼睛,来领受向心底缤纷降临的喜悦之情。她知道,现在成事的关键就看能不能借到钱。清月睡前用拳头捶打着略微咳嗽的胸口,父亲不经意的提醒叫她心里亮堂了一会。二十年前闹地震那阵子,这里搭了许多轮廓丑陋的棚屋,这些既闷气又肮脏的居室,后来成了穷人的住房、店铺或小商贩的仓库。清月最怕在夜深人静时突然响起吵架声,通常是按摩女与嫖客发生了纠纷,他们把私下的露骨话嚷得家家户户都能听见。吵架的内容实在叫清月震惊,生怕小楠会从梦中惊醒听到。于是一个念头长久地埋在她心里:到哪天才能攒够钱,住进没这些乌七八糟事情的小区呢?

几个月前,没人知道拆迁传闻是怎么溜进这里的,气得居委会的人面对询问绝不吐露一个字。他们哪能指望动迁后,上级还会把居委会归还给他们?!所以,传闻盛行时,居委会的告示栏里只有吐词硬邦的文件。但从传闻中蹦出的一句关键词,如同天上一颗突然闪现的彗星,引得棚户区的人驻足议论。“听说是按实际的居住面积发放补偿费。”于是,许多人陷在歪主意里难以自拔。

三Z女人的时尚生活



王小柔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内容简介

以“段子”知名的津门女作家王小柔,几年来坚持不懈地用她的段子涂写我们鸡零狗碎的日子。向来以损时尚贬流俗为乐的王小柔,这次也没放过幽默流一默的机会,在篇章语里,又小小讥讽了一下白领喜欢用星座测字算命,还对眼下的经济危机给予“严重”关注,高呼“在这样的经济情况下,我们坚决要做省油的灯”,并对大学生就业难表示“深切同情”。

上期回顾

赵文雯为了适应外企对员工的着装要求,把身子裹得像个粽子,穿着足有四十厘米高的长筒靴。据说在单位反响不错,但没多久就被高筒靴的跟儿绊倒,磕掉半颗门牙。Y姐本来素面朝天,但因到30岁还没找到男人,于是改做圈养型美女,但没掌握要领,适得其反。

生活杂谈

三Z女人

现在三Z女人很时髦,眼神稍微迷茫些就能让那些容易动心思的男人五迷三道。所谓三Z是指姿色、知识、资本。美貌当然是她们最重要的基础设施,加上满是外文的学历证和银行里一辈子不愁吃喝的钱,人家压根就没像咱似的庸俗地指望靠婚姻解决家里的住房问题。尽管男人们像动物园里发了情的大孔雀,一个劲儿追在人家屁股后面晃悠彩色羽毛,可三Z女人六根清净,认为这种在大白天到处抖搂身上土的小把戏很没意思。

在黄头发、假丰胸还没有流行那会儿,小董就是个地道的三Z女人。她乍一看特像天生尤物,据她说,从上到下纸里包火,整个人就是一件现代整容技术的精品。因为有她这句话,我跟他开玩笑一向都规规矩矩,从来不敢东摸西捏,实在怕砸坏了什么小零件咱赔不起。

她有不少男朋友,给我的感觉是遍布全世界,因为经常从她嘴里蹦出的国家是我从没听说过的。那些男人送她来自不同地区的香水,小董一般喜欢把塞在礼物袋里的小纸条拿出来,用一个可爱的带有吸铁石的橡皮小人贴在冰箱上,留着夜深人静时自己陶醉。有一张卷了边的,一直放在第一张的好位置,那上面写着李白的一首诗:美人上时花满房,美人去后留空床。床上绣被卷不寝,至今三载有余香。

小董身上那股味儿是够猛的,我经常像中了煤气一样太阳穴跳着疼。我盘算着何时能把她带我们家去过住的老楼去,因为那里耗子蟑螂日益猖獗,她去了没准儿能给当地百姓除四害呢,可又觉得这活计有些委屈了

小董的身份,只好作罢。

有一天,小董找了一堆朋友去她家吃饭,她在厨房将自己做的烤鸭切成片,放上西红柿片,然后切开柠檬,挤汁,小心地浇在鸭子上。柠檬香扑鼻来,她问我,你看那首诗想到了什么?我答:流氓。另一个人答:红袖添香。小董夸我有想象力,另一个说我内心阴暗。

小董喜欢打网球和高尔夫,网球就算我跑断腿也接不着几个球,所以从来没参加过她组织的活动,当她说到高尔夫的时候,我抱着见世面的小市民态度欣然前往。当年来到一个写着高尔夫练习场的墙根儿底下,我终于看到了传说中的高尔夫运动。同去的人有的打过,在议论多少杆、果岭什么的,那些没打过的,脸上也是一副吃过见过的样子,穿得跟戴孝似的,一身白运动服外加一顶白帽子。

所谓球场,不过是块将近五百平方米的空地,坑坑洼洼,用白油漆画出几片假水面,地上斜插着几块牌子,写着50、100之类的数字。场地的周围用一圈儿龙丝网围着,如果加个顶子,再往里扔俩麻雀,就可以成个百鸟园。这实在跟我梦想中的绿地、阳光、电瓶车、起伏的山水相差太远,别说溪流草丛,看不见被风吹起的塑料袋就不错了。

小董好像并不在乎这些,她说她在海南博鳌高尔夫球场打一场高尔夫球果岭费八百、租杆费一百五、球童费一百二、租车费二百,而在这热身简直太实惠了。她善于说实惠,跟我喜欢说便宜一样。可图便宜就别抱怨太多,我闷头照猫画虎地学着别人握球杆,同时非常别扭地用左手食指和中指夹住

右手的小拇指。大家都面朝一个方向用“兄妹开荒”的劲头抡膀子,然后盯着那些数字看看打到多少米了。

我跟傻子似的憋足了劲把小白球一个又一个打出去,我根本不介意远近。好不容易那么一大筐球终于见底儿了,球童又给我拎来一筐,绝望。我觉得我已经快把自己的小拇指给掰折了,每击一个球我就想起一次渣滓滩。

小董告诉我这项运动是苏格兰牧人放牧时,偶然用棍子将一颗圆石击入野兔子洞之后发明的。你说这苏格兰人也是,多不让人省心,发明这项毫无乐趣的运动不知道弄丢了多少只羊呢。花那么多钱并且远不如咱这儿的弹球好玩。

三Z女人总是高瞻远瞩,跟你不是谈论世界经济,就是某个国际明星养的蜥蜴是从哪个地区进的货,别说男人,连我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朋友都觉得异常吃力,因为我根本接不上话。小董倒不嫌弃我,昨天打电话问我对英式橄榄球感不感兴趣,我说我觉得青果口感还不错,她在银铃般的笑声中回应着:我就喜欢你这样。可我觉得自己的心都凉透了。

俏也不争春

人家都说有丑男无丑女,女的好歹打扮打扮就能看得过去眼儿,现在女的对自己越来越苛刻,幸亏一个人就一张脸,这要跟魔方似的有好几面还不得忙乎死。流行新羽西那会儿,哪个女的都赛演员似的,长得好根本看不出,全是戏装扮相。眼皮的颜色随衣服走,一人脸上块怀春的桃红,面积大小不一样而已。那时候

我才知道讲究人洗脸不能拿手或者毛巾直接胡噜,要用洗面海绵,脸干净了还得用各号刷子往脸上刷色,跟装修似的。

当赵文雯跟影子似的一套一套买“新羽西”的时候我还素朝天呢,因为我经常说不化妆是因为自己长得好,其实我是不会化妆,而且觉得每天出门跟装修似的太麻烦。

当赵文雯描眉打脸长达半年之久,我也动了让自己苦争春的念头,电视购物里一边教你化妆一边推销自己的产品,我看了一期,跟里面学着买了一瓶具有魔幻效果的睫毛膏,反正也不贵。对着镜子拿小刷子往睫毛上一蹭,嚯,效果还真不错,当时就跟拔丝山药似的,好多根儿黑丝顺着睫毛就被带起来了,可你倒是断啊,那东西还挺有韧性,你拽多远人家能拉多长,还得拿剪刀现较。

我一边照镜子一边想,就凭我这睫毛,演封神榜都不用参加海选。这回想戴眼镜是不行了,一忽闪再把镜片刮坏了,只能想其他辙,比如把望远镜改装,镜片换成近视镜的,到哪儿看东西手搭凉棚不管用的话,就直接举望远镜。

我把赵文雯喊来看我的魔幻睫毛,她一会儿就受不了了,自己捂着眼睛装瞎子,她说眼晕,因为我总故意把眼睛一眨一眨显得很无知,其实我倒没想总眨眼,我的眼皮跟举重运动员似的,你瞧啊,一个眼皮能有多大劲儿啊,眨眼已经算重活了,还扛着许多假睫毛。

后来听说有嫁接睫毛的,我始终想不通,这又不是两根绳子,不够长俩系一块就行,难道还得跟柿子树似的,嫁接完了能长黑枣?正在我满脸疑惑

的时候,赵文雯走了,临走她很职业地翻了我的眼皮看了看,说:“你睫毛也不短啊。你鬼缠身吧,非跟睫毛过不去?”

好在鬼缠身的不止我一个,转天某位有爱心的朋友就给我拿来了她的睫毛膏,并兴师动众地拉了两个陌生女人一起给我评判。我就在大家的肯定和鼓励下,把跟我们家马桶刷长得差不多的小刷子伸进瓶子里,使劲粘!反正也不是我花钱买的,臭油黏黏糊糊的黑膏状物体又被蹭在我天然的睫毛上。她们都啧啧称叹。

我一打量,好么,伸出来的睫毛全一边长,跟排笔似的,以往的纤细型变成粗壮型,无论近看还是远看,眼皮上都像被插着好多小黑棍儿。有一个女人赞叹道:“嗯,眼睛型一下就出来了,目光都显得深邃了。”上眼皮这样也就罢了,居然轮到下眼皮时也这效果,气得我一闭眼,我这口深呼吸还没喘过来呢,就觉得眼皮不得劲儿,再想睁,是睁不开了,全粘住了,还倍儿结实。我也不敢用手硬扒,万一再把我那不多的睫毛给带下去怎么办?

耳朵里开始听见众人一阵骚乱,一会儿一块湿漉漉的热毛巾捂我眼睛上了,擦来擦去,终于让眼皮松动,稍微能露个缝了,我用小眯眯眼看了一下脸盆,那一盆黑水,跟写了多少大字似的。再一照镜子,我脸上也流着黑水儿,整个一包公包。

最后,我决定放弃化妆,出门抹点儿防晒霜得了。我很大方地把那瓶魔幻睫毛膏送给提供“排笔”的女人了。知道这件事将会成为赵文雯到处败坏我的话把儿,因为我一周后就发现她把MSN上的签名改为:“俏也不争春,只把春来叫”。气死我了!